

# 破土的力量： “种子派对”里 让人“哇塞”的种子们

刘梦

“所有的种子探险家们，欢迎来到属于你们的种子乐园！”6月28日，在观展公众的欢呼雀跃中，2025年湖南美术馆“种子派对：童年艺术计划”正式启幕。今年，“种子派对”呈现的是一场关于美育破土的生长路径，每个项目都是一颗种子，分别展示着属于自己的“破土轨迹”。

1987年，教育理论家滕敏先生正式提出了“大美育”一词，认为美育无处不在，应努力构建开放多元的美育框架。上世纪初，蔡元培先生也在提倡艺术教育的同时，已经构想涵盖家庭美育、社会美育及学校美育等多元层次的大美育蓝图。以此为基点，湖南美术馆努力探寻差异化培育基础中的多元场景碰撞，让心灵之壤中的每颗种子都实现从“观看”到“对话”的转变。

## 乡村美育的“光合作用”

近年来，湖南美术馆不断深入乡村，先后赴浏阳桃源村、湘西秀沙村、湘西保靖县吉信镇开展系列公共教育活动，大力推动美术馆公共文化服务与乡村美育的深度融合与发展，构建“微展览+微公教+微讲座+微创作”模式的乡村美育品牌项目。

今年乡村美育更加多元、包容和开放地展示在“种子派对”的各个板块，通过在郴州、怀化、湘潭、武冈等乡村小学的艺术探索，太阳基金会以“记忆、此刻、未来”为线索，用一张张捕捉课后的态度和笑容的摄影作品，斑驳的旧课桌、泛黄的牛皮纸与山间捡拾的树枝诉说着大山和童年的密语；一首首关于大自然、星星与田野的歌谣和没有技巧的稚嫩诗行，让每一个“未来”都具体化，像纸飞机一样带着最纯真的期盼飞向成长和远方，迸发着最动人的生命力，孩子们用他们的方式带我们感受土地孕育的无限可能，见证最质朴却最珍贵的童心和创造力，呈现了一场充满野趣与想象力的时间之旅。

“虫洞、泥土与云端”聚焦乡村儿童的美育成长轨迹，将乡村儿童的泥土记忆、乡村想象与科技美学交织，展示儿童视角下自然创新的共生力量。他们用采集于各处的天然泥土为颜料创作出一幅幅山水小品，在玻璃管中展示的泥土标本，更是诉说着他们与大地的情感联结。此项目努力构建“自然场域+AI互动+儿童艺术”的互动空间，通过电子画屏和AI图像生成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艺术印记，邀请公众体验科技赋能的艺术创造，在灯光映照下的斑驳树影中，诉说着乡村儿童对山林的生命回响，诠释着他们与生态的对话。

## 治愈心灵的“非药物处方”

在美育体系的不断演化进程中，社会参与艺术作为一种新型驱动力，正逐渐重构美育的理论与实践路径，丰富着美育的内容和维度，特殊群体则通过独特的艺术表达让美育更具包容性、疗愈性和社会价值。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用说明书，只是有的人打开方式更特别。”这是走进“寻找52赫兹”让更多公众驻足的一句话。

在广袤的宇宙深处，52赫兹的鲸

歌孤独而独特，展览努力捕捉这些珍贵而独特的“频率”，正如很多孤独症儿童丰富斑斓的内心世界，等待着我们去倾听和产生共鸣。在这里，独特的鲸歌在展厅回响，这只鲸鱼因独特的频率无法被同类听见，正如孤独症儿童活在自己的“频率”里。当我们尝试打开“孤独抽屉”了解孤独症小常识，走进“不孤独花园”欣赏黏土艺术，研究“鲸鱼扭扭课堂”中的神奇康复教具，才明白他们是在用大胆的色彩、奇妙的构图、自由的线条、绝非无序的涂鸦，展示着自己世界里独特的秩序感，这也是他们灵魂深处最纯粹的表达和对话。生命教育在这里也不再是专业术语，“回到妈妈肚子里”让“子宫”有了别样的表达，小朋友们合力搭建出一个安全的“小房子”，仿佛宝石的多面体，提供温暖的保护，让我们有能力探索这个世界。

在“医疗+美育”深度交融的沉浸式梦幻对话场域中，生命的温度与人文的关怀在此双向奔赴，“生命树的小果实”化作一面面能照见生命温度的“魔镜”，带我们踏入“生命诗章”之旅，这趟旅程让生命教育成为一场充满创造和哲思的视觉盛宴，让公众在观展中感受生命的深邃。

## 馆校合作的“成长充电站”

馆校合作是让艺术走进课堂，从“高冷展览”走向“鲜活教材”的重要桥梁，湖南美术馆通过馆校共建美育实践基地，搭建美术馆公共教育与学校美育之间新的资源平台，以此打破课堂边界，实现美育职能优化，弥补美育资源短缺，在“种子派对”中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美育教育和实践空间，让艺术“可触可感”。

在孩子们的世界，生怕打扰到属于他们的欢乐，踮起脚尖走进博才小学的“童话小镇”会发现，魔法树正在打哈欠，玻璃房子在飞，石塑黏土小怪兽在玩捉迷藏，墙角的小山坡上长满惊喜；博才阳光小学的“智能再生侠”以“环保+科技”的理念打造独特环保的创意机器人，借助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和简单易懂的编程知识，让机器人的机械臂灵活摆动仿佛拥有了生命，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与思维冲击；当春风掠过窗棂，与花香在教室里共舞，中雅培粹少年们的眼眸中，仿佛藏着整个春天。他们让油画棒与油画颜料在纸面游走，晕染出莫奈花园里流动的光影；闪烁着提拉点彩的灵动韵律；流淌着吴冠中先生笔下的东方诗意，那些被定格色彩与线条，让“青春与春天的一切”，终将成为永不褪色的青春回忆。

这些项目让“种子派对”实现从“单一展示”转向“教育服务”，让教育突破围墙，使儿童在真实场景中成长为有创造力、责任感和社会情怀的个体，既是教育改革的实践，也是美术馆社会价值的体现。不仅实现了教育资源整合、学习方式革新和社会价值传递，让美术馆与学校之间形成合力，合作模式也变得更丰富、更多元，艺术教育内容更优质、更直观、更生动，为美育提供了新思路、新方法。“种子派对”将美育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，它不仅仅是展示和互动，而是一场从个体到社会的“美育生长运动”。



展厅一角。

通讯员 摄



兵工厂石壁上的“劳工神圣”题词。

作者供图

## 不屈的脊梁

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# 撤往后方： 抗战时的大湘西

杨国华

“我做了一个梦，醒在了加沙的早晨。废墟像座座高山，人民在痛苦呻吟。梦里没有鲜花，盛开的只有炮弹……小小的肩膀背着战争的重担……加沙的孩子长不大，炮火毁灭了他的年华。一双双眼睛里没有了童话，只有无尽的仇恨与害怕……诺亚方舟何时停靠在苦难的加沙……”

1938年南京沦陷，随后武汉、长沙会战。大量难民和机构取道湘川、湘黔公路和沅江、澧水西迁。怀化作为战时大后方和通往西南的战略要道，加之雪峰山天险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了国民政府军政机关和人员西迁的重要站口。一时间，怀化各区域人口激增，工商云集，携家带口的难民，更是塞满了沅江、澧水沿岸的城镇。

辰溪紧邻军事重镇常德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许多难民相继流入，且基本定居在县城辰阳，致使城镇人口急剧增长，约占全县总人口19万人的

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抗战初期，国民政府为了支撑抗战和稳定后方，对沿海、沿江工业进行内迁。相继建立了以湖南沅陵、辰溪为中心的电力、兵工、电器、水泥、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。

1938年始，上海中国机器厂、新成布厂、汉口精益铁工厂等30余家企业迁入沅陵，沅陵的工商企业随之勃兴，工矿业一度达到100余家。同时迁入辰溪的有汉阳兵工厂、华中水泥厂、上海亚洲制刀厂、中业机器厂、利生棉织厂等50余家，职工逾万人。

从辰溪县城沿223省道往孝坪镇方向，离县城近十公里，左边一条岔岔公路渐渐隐于密林。最后消失于一个约两公里长、三层楼高，极其隐蔽的天然大溶洞中。溶洞横卧在崇山峻岭中，蓝天白云下可见两边壁上连着无数小洞，悬崖顶上还有很多陈旧的砖石垒砌的石头房。工人们利用孝坪三面环山、溶洞众多的特点，在此生产子弹和炮弹。时任兵工厂厂长庞德麟题写的“巧夺天工”“劳工神圣”和“1944.9.1完成”的石刻，以及3幅“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留念”的岩画，在溶洞中段左侧的崖壁上依然清晰如昨。这座当时湖南境内唯一的兵

湘西7月，蛙语蝉鸣，每到这个时节，酷暑、水涝交替。

龙头垵在辰溪县城的东南隅，我每次往辰溪都会去此驻足。在辰溪众多的景点中，唯她游人罕至，呈丘陵状的小山上一块“湖南大学旧址”石碑，除了孤证1938—1946年湖大湮没的历史，就只有疯长的野草与沅水江面上闲来的风声。目睹此境，笔者眼前不禁浮现出如今矗立在湖大设计艺术学院门前，石柱上刻着“历史不会忘记”。

1938年秋，武汉、广州沦陷后，战火逼近湖南，教育机构纷纷内迁沅陵、麻阳、辰溪，1938年4月—8月，湖大的岳麓书院、图书馆、科技馆等先后遭到了日军的轰炸，损失惨重。曾任湖大文学院院长长的辰溪人向绍轩，向当时的湖大校长皮宗石极力推荐迁往辰溪，湖大最终决定西迁辰溪。当年10月，46名教授，535名学生，携工人家属及图书仪器设备从长沙岳麓山出发，出湘江，溯沅水，一路跋山涉水，历尽艰辛，落址辰溪龙头垵。

湘西盛产木材，教室、师生宿舍、实验室、食堂、大礼堂……总计104栋

首《加沙的孩子长不大》在抖音里不断地刷屏。尽管加沙远离中国3700公里，但对经历了14年抗战的中国人民而言，那里人们的苦难同样令人感同身受。

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战争起，中国人民就开始了不屈不挠的全民抗日。华北、华中、华南大片领土

## 大地觅栖所

50%，其中沦陷区难民人数由抗战初期的2.5万人增加到5万余人。他们中有的设摊沿街叫卖，有的去厂矿、店铺做小工，有的则流落街头靠救济过活。1939年，县政府设立两个“难民收容所”，共收容特困难民2628人，每人每月发给抚养费5元。对年富力强者有谋生技能者，则给资遣散，促其自谋生路，县府则尽力为他们提供宅地和建房木材。还在县城城隍庙开办了“儿童学校”，除免费受教育外，还发给学生衣服、鞋袜及棉被等，较好地解决了难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。

## 工业大转移

工厂，通过铺设的人力轨道矿车相连，各种原料、生产出来的零部件和半成品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各个车间，而成品“毛瑟手枪”“汉阳造”“中正式”步枪、捷克式ZB26轻机枪、“马克沁”重机枪等武器，各种子弹、手榴弹、炮弹，被装箱运输。日夜兼程地送到前线将士手中。战事紧张时，日本侵略军离兵工厂所在地不足百里，美国罗斯福总统称其为“最前线的兵工厂”。70多年过去，笔者此刻置身于兵工厂溶洞内，依然能感受到当时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机器轰鸣的盛况。

彼时的辰溪，工厂林立，一跃成为湖南战时一个颇具生命力的重要工业城镇。当时《大公报》载：“自抗战以来，前方工厂相继迁辰，目前工厂林立，纵横10余里，每值华灯初上，恍如武汉三镇之夜景。”

“安江纱厂”，位于湖南怀化安江镇。原湖南第一纱厂，系同盟会会员吴作霖于1912年创建，原址长沙河西银盆岭。1930年，已具50000纱锭、248台布机、2200千瓦发电设备、3000余名工人。抗战爆发后，于1938年冬迁沅陵柳林汉，后因战事紧迫再迁黔阳安江。

1938年6月，日军逼近武汉，长沙

## 留存文化的种子

全木质建筑，依龙头垵山势构筑。找到栖息之所的湖大师生，在街头巷尾、城市乡村，一边学习研究，一边宣传抗日救亡。他们利用代写书信、话剧演出，为前方将士捐募钱粮、征集寒衣。《古城怒吼》《重逢》《苗可秀》《凤凰城》这些抗日话剧，把敌后抗日斗争的勇敢机智场面再现在西南大后方舞台上，抗日烈火在僻静的山城人民心中熊熊燃起。

1938年1月，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，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据《西南联大校史》载：师生分三路赶赴昆明。第三路为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由290名学生及11名教授组成，由黄钰生教授领导，经湘西过贵州入云南昆明。

“旅行团”实行军事化管理，闻一多、梅贻琦这些大师与师生们一样，土黄色的制服，裹绑腿，背干粮袋、水壶，加黑棉大衣一件，雨伞一柄，犹如一支出征的正规军。他们翻山越岭，夜宿晓行，跋涉1600余公里，日夜兼程68天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。一路行来，旅行团感受到了洞、苗、羌、彝各族民众的纯朴和热情。当队伍进入湘黔交界的玉屏，县长刘开率各界代表及童子军列队欢迎，进入贵州腹地，村寨地保

相继陷落。何处是中华民族绝境复兴的“诺亚方舟”？

130万平方公里，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13%的大西南担负起了这一重担。难民伤兵、民族工业以及民族文化，在这艘“方舟”里休养生息，发展壮大……而湖南大湘西则是“方舟”的重要通道和组成部分。

晃县，这个仅有2.5平方公里的边陲小镇，人口迅速激增至4万多人。坐落在晃县龙溪口老街的姚家院子，有一座基督教“福音堂”。它置身于有着典型中国江南甬子屋特色的民宅小镇中，在细雨下尤显孤独。门锁着，但能透过围栏看到四根巨大的柱子排列在一个高起的台座上。谁能想到，这座教堂是1937年抗战以来晃县收容所的中心之处。至1945年，以这座收容所为中心，收容伤员3000余人，收容难民1143人，救济过境难民5022人，发放救济大米431石，发放赈款184216元。

屡遭日军飞机轰炸。厂长唐伯球派人赴桃源、沅陵、辰溪一带勘察西迁厂址。先选定一面临水、群山环抱，环境幽深，能泊较大船只的沅陵柳林汉。然才至10月，武汉沦陷，日军逼近岳阳，不得不再次选址。最终选定水陆两便，又有雪峰山天险作屏障的安江东岸滩地。由于要预防敌机空袭，纺纱、织布、动力、仓库、宿舍需依地形相互间隔一定距离，迁建工程进展缓慢，4月有余才在200余亩的滩地初具雏形。

至1942年初，240台布机正式投产，开出纱锭10400枚，全年共生产棉纱7018件，棉布274.4万米。抗日战争期间纱厂除了肩负生产军布的任务，在常德会战中，全厂员工还捐献了15架飞机。

如今的安江纱厂，已被打造成了红色教育基地。复古的黄色建筑与远处耸立起的高楼大厦遥相呼应，现代化大厦与之产生着强烈的对比。战火的硝烟已褪去80年，但那块民国三十三年立的纱厂叙事碑，那描红的文字，镌刻在斑驳墙体上的生产标语，还有那段历史的洪流，将永远沉淀在大湘西这艘护佑了中华民族工业的“诺亚方舟”里。

不间断地敲锣，提示商人与百姓不要提高物价，以方便过路的旅行团……清华外文系学生、湘黔滇旅行团“护校队员”查良铮——诗人穆旦创作了名动一时的组诗《三千里步行》之一：

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，

浓密的桐树，马尾松，丰富的丘陵地带，

……

在桃李纷飞的城外，它摄了一个影：

黄昏，幽暗寒冷，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

失去了一切，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，

凶险的海浪澎湃，映红着往日的灰烬。

……

我看到一艘满载游客的客轮从沅水江面驶过，犁开的江面荡起一圈圈的涟漪。“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，须人杰。”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，是中国西南这艘“诺亚方舟”，于风雨飘摇中，在4万中国军民的同仇敌忾下，留下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种子。